

# 现实给了梦想多少时间

张秀玲

最近在杭州,跟女儿去看一个摄影展,因楼下的特殊家具吸引了我们,按图索骥,观看了一个“一年旅行”的陶艺展览。展览者,原是一位雕刻专业的青年人,后来喜欢上陶艺。工作几年后,他跟设计师的妻子开始了一年的旅行,从东到西,驱车走访了隐于各地的原始瓦窑作坊。每到一处,用当地陶器制作方法烧铸自己构思的器皿。现在他把自己一年来沿途制作的陶器,选择在一家专门出售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尼柚木家居的家具店展览。这些黑乎乎的造型奇异的陶器摆放在古香古色的家居上,联手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,让人沉浸其中,追想远古手工艺的背影。

他坐在桌子前,用自己制作的茶具泡茶,礼貌地邀请我这位好奇者坐下,一年的经历也开始在我的追问中流淌出来。我以为他手中把玩的茶具是古老的铁器铸就的,没想到是他这次行程中用黑泥亲自制作的。或许这场经历本身就是一场记忆,他用一本书来叙述,书也是自己设计和印刷的,繁体字,图文并茂。我惊讶于繁体版式,他说,是想引领大家慢阅读,慢欣赏,如看陶器,艺术是要慢慢品赏的。

又是一位梦想践行者,是女儿的同学,也在展厅遇上的。他拿着一种很重的古式照相机,津津乐道于相机的神奇来历。很有个性的他,在大三时开始休学,自己和同学一起

创办一个工作室。一起吃晚饭时,他用蹦豆般的节奏介绍自己工作室的情况。饭后,他把我们带到租赁于一小区的工作室。那晚,他恰巧要给准备艺考的学生上课,而某网站联手给他的课录像,我们便坐下来一起聆听了那堂课。作为专业外行但也是教师的我,被他那一堂课的容量和讲课方式深深折服。我问他为何休学,父母会反对吗?他说,因为他的工作室能够经济自立,父母不大反对。何况有的知识,会在生活中学到,有了创业经历,再回到学校,学习就有了方向和目的。有的梦想,未必等到一定时候,可以趁年轻不为现实困扰时就先尝试。

晚上回来时,我们用“优步”呼叫出租车,车主竟然是一位住豪宅开宝马的年轻女子。我们聊了一路话题。这位曾经经营服装的女子,道尽服装行业的辛酸,为了让自己的心灵放松一下,去年盘掉了服装店,用自己新买的车投入这行业。而今她衣食无忧,想休息就不接单,无聊时就接单,一天几个订单下来,也有几百元收入。据她介绍,这行业,还有很多居住豪宅开着豪车的年轻女子,她们无非就是尝试过另一种生活。

这三类人,他们的生活,看起来有些有些不务正业,但他们讲起这份经历,神采飞扬,一脸欢喜。而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的生活貌似安居乐业,但抱怨者

居多,满脸愁容。究其原因,他们的喜悦,或许善于在现实夹缝中寻找自己的小梦想。我们的幽怨,止于现状的一成不变,消弭了零星梦想的追求,生活因单调而暗淡。

村上春树在《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》中写道,我现在认识到:生存的质量并非成绩、数字、名次之类固定的东西,而是含于行为之中的流动性的东西。现实是骨感的,梦想是丰满的,现实不会给梦想预留时空,梦想也不会给现实许诺。但现实和梦想并驾齐驱,生活才会多彩。就像史铁生说的,人们总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终极目标,而真正的意义恰在寻找之中。现实到底给了我们梦想多少时间,全在于你的寻找。

我的闺蜜,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,几年前的一次机遇,她参加了公益美术班。几次学习,她爱上了画画,一发不可收。为此,她放弃了休闲娱乐,孜孜不倦于这人生后到的兴趣。业余苦练才三年,她的画画就有了特色,在各类比赛中脱颖而出。人到中年,这是一个开始讲究生活情趣的年纪。没想到,她在这年纪还寻找新目标,也有了新打算,除了干好本职,以后就情于画画方面,这样晚年不至于暗淡无趣。

时下周边这样的人如雨后春笋,业余热衷书法或者其他,生活风生水起。其实,每个人身后,都有一片山崖,那是早晨攀登的地方,也是黄昏抬望的地方。

## 神奇的鸣沙山

■陈振

“漫漫的黄沙,无边而庞大的天空下,只有我们两个渺小的身影在走着,四周寂寥得很,沙漠,在这个时候真是美丽极了。”台湾著名作家三毛笔下撒哈拉沙漠绝妙的景色,多少年来一直烙在我心中。这次总算如愿以偿,去敦煌时顺道鸣沙山一睹沙漠风采,了却这几十年来思念。

当天,我们游览了天下第一雄关——嘉峪关后,入住敦煌,日落之前又赶往鸣沙山。在车上,导游的介绍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悬念。“鸣沙山,整个山体由细米粒状黄沙积聚而成,狂风起时,沙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,轻风吹拂时,又似管弦丝竹,因而得名鸣沙山。鸣沙山有两个奇特之处:人若从山顶下滑,脚下的沙子会呜呜作响;白天人们爬沙山留下的脚印,第二天竟会痕迹全无。”

这就是沙漠?看起来有点

像海边的沙滩,沙,细细的,踩起来,软软的,只是没有湿润的空气。我们视线所到之处,蔓延着纯净的金黄色,层层荡开的沙纹,像波浪似的,阳光洒在这些曲线柔美的弧形沙丘上面,呈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光芒。这就是我来到鸣沙山的第一印象,没有三毛笔下的寂寥悲情,但柔和弧形曲线的美丽却在心中荡漾。

从景点入口到鸣沙山,还有不少路程,导游说得骑骆驼代步。我从没有骑过骆驼,在朋友怂恿下,咬牙爬上驼峰,别看这沙漠之舟蹲下时,一副悠然慵懒的样子,可当它忽地站起,突然感觉身体向后向下猛地倾斜,要摔下去的感觉,我惊恐地叫了出来,还好它的两条后腿很快也站了起来,这才保持了平衡。它不紧不慢地走在绵绵细沙中,我则坐在高高的驼背上,随着它前进的节奏一摇一晃。那种感受,别

有风味。

遥望远处一队队驼群,散布在广阔的沙漠中。驼群如一片小舟,漫无着落地飘荡,如点点的远影孤帆。我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远古,体验着古代丝绸之路历经千年的沧桑苦旅……

约莫走了半小时光景,骆驼队来到鸣沙山脚,我们不得不下来步行了。穿着橙色的布鞋套,开始爬山。每前进一步,便深深地陷于沙中,抬起、落下,进一步,退半步。没有办法只得走木头搭的简易梯子,手脚并用,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攀登上去。我边爬边注意听,好像听到一些沙叫的声音,但没有导游说的那么神。好不容易上了山顶,虽然只有百来米高,但风吹得彩旗猎猎地响。我们聚在国旗下合影,一股豪情在心中涌动。抬眼望去,沙山连绵,跳动的韵律仿佛是燃烧的火焰;山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沙地,偶尔有沙漠摩托车在沙地上奔驰而过,飘动着一团金色的旋风;景点入口处是一片蔓延数里的绿洲,尽管历经风沙肆虐,依然葱葱郁郁,令人心旷神怡。

人常说,吹尽黄沙始见金。在这里,却是吹尽黄沙仍是沙。尽管白天游人遍野,山顶岭坡被踏得百孔千疮,但一夜过去,鸣沙山又是坡平如水,脊如刀削,一夜如旧,大自然多么神奇啊!

最后,还是向导解开了我们的悬念,原来是鸣沙山固有的地形和风力作用,使她美丽又充满神奇!

自驾游美洲(5)

金锦滔

## 夜游尼亚加拉瀑布

无数次看到气势雄伟如万马奔腾的尼亚加拉瀑布的图片,都是白天拍摄的,甚至航拍的。但只有在夜晚有幸看过的人才知道,月光映照下的尼亚加拉瀑布不仅美轮美奂,简直是惊艳!

从多伦多去尼亚加拉瀑布不过两个小时车程。上午给车做了保养,下午15时离开多伦多,希望能在天黑前赶到尼亚加拉瀑布。但沿420公路接近尼亚加拉瀑布时,已近晚上18时,天早已黑了。

开始听到雷鸣般咆哮,循声而去,但见车窗外闪过流光溢彩,一个拐弯,已到尼亚加拉湖畔,一道道色彩缤纷的布帘破天而来,源源不断。红、蓝、黄、紫,不断变幻,而且随着形换位,色彩也随之变化。

把车一直开到尼亚加拉湖水边,耳旁唯有瀑布的轰鸣,眼中惟其变幻的色彩,身处其中,不觉心旷神怡,如醉如痴!难怪有人说:“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从上帝花园中不小心陨落的一处风景。”

很难说是上帝的特别钟爱,还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从伊利湖滚滚而来的尼亚加拉河水流经此地,突然平缓的河床失去踪影,只好骤然坠落51米,巨大而湍急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势冲下断崖,悲壮的流水砸出滚滚烟雾,腾空而起化为毛毛细雨。

我把车停在两道瀑布之间,透过车窗观望这人间奇观。月亮慢慢攀升,挂在中天。另一边的尼亚加拉桥看起来挺寂寥,桥的另一头就是美国。

夜深人静,重重跌落断崖的瀑布因为黑夜更加绚丽多姿,虽然这是人为的聚光灯有意打扮的色彩。

不时有来观赏的人,轻声慢语。一位据说到过青海而且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青年看到我的车,惊讶地问:“你的车真的是从温州开到这里吗?”

或许他不知道,太平洋不是尼亚加拉瀑布那么窄,没有一座桥能连接,自然是开不过来的。

## 收容时光的院落

陈丽华

敲开旧时光的门,院落总是回忆的落脚点。

院落是中国建筑中不可或缺的唯一元素,就像飞檐翘角、青砖黛瓦。院落承载着家的温暖,是祥和、是安泰、是归宿。

南方普通人家的院落多数为砖石,在房前屋后圈出一块空地,会有个精致的小门。儿时的我就生活在一间有三户人家共用一个大院落的瓦房里,院落围墙的正中墙面上还雕着些图案,露天围墙长满了青苔。院落一侧是两扇红色的院门,上面有两个铁环,平时小门都用门栓关着,每逢谁家办喜事,院门就会打开,以便宾客进出。有时还要在院落里摆上几桌酒席,桌椅炉灶搬来搬去的,好生热闹,热气腾腾的肉香飘满整个院落,我还会看见公鸡飞上围墙来回踱步。

在院落里,平常多会栽上几盆花和树,一般是月季、佛手、指甲花、仙人掌、菊花、向日葵或种上枇杷树、万年青等,夏天还会种上丝瓜、南瓜等农作物,院落也就成了植物园。夏天乘凉,冬天晒暖,还有邻里聚聚,问个家长里短的地方。

记忆穿过院落,那深幽的意象,被镶嵌在时光里。

时光渐老,朱红的门旧了,铁环生锈了,围墙像掉了牙的老人有了残损的缺口。我生怕打开那扇院门,看到满院的芳草萋萋,平添凉薄的味道。就像鲁迅《彷徨·弟兄》中所提:(他)惘然地回身,经过院落时,见皓月已经西升,邻家的一株古槐,便投影地上,森森然更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。

守了千年光阴,院落在时

光中褪色,却依然留存在我的梦里断断续续缠绵。我只不过是贪恋了院落里花开的那一季,喜欢围墙上青苔散发出的气息,很新、很旧、很远、很近,像故人,像恋人,若即若离。

院落渐行渐远,剩下我一个人在想念。

偶尔经过一些楼房,也会看到一些屋前有个小门庭,种上一样的花草草,却找不到院落初始的雅韵,因为没有镂空窗花、没有雕墙绘栋。这和邻居有关,和时光有关。院落本应是安静的,如果有声音也该是飞鸟或蝉鸣;院落本应是清新的,如果有味道也该是花香或泥土的芬芳。这一切我极力在记忆中搜寻。

时光在院落里流动,凡俗的生活里,几多沧桑,几多离别,院落仍有它的诗意,落落大方,又犹抱琵琶半遮面,让人想起待嫁的姑娘,娇柔温婉,舍不得原本熟悉的生活模样,又不得不离去。淡淡的笑容,伴着淡淡疏影。

“山陂院落今授钟,城郭楼台已放灯。”我种一颗相思苗,固守着小小的院落。想要三分婉约,三分恬淡,一段安宁的温暖,凑成十分的生活,来倾听瓦檐滴落在院落里的雨声。时光里曾有过多少花开花落的眷恋,莫再问,我执意停留在寂寞流年……

时光如果老去,我还想在院落里坐着,和时光一起安于打发寂寂寥寥。院落收容了时光,也收容了我。我想在白天饮一杯茶,夜里听雨打芭蕉。哪怕什么也不做,只需呼吸院落里的空气,听一听有谁叩响院落的门。

